

## 非常记忆

## 三代人的国庆节

文/聂难

十月风来,我总先翻出抽屉里那只旧搪瓷缸——缸身印着红字,边缘磕了好几处,却是父亲当年国庆时得的奖品,裹着他的荣光,也串起我们家三代人的国庆故事。每段故事都浸着一样的红,如今摸起这只缸,满是对父亲的念想。

父亲的国庆节,是田埂边的“红色声响”。上世纪八十年代,村里还没几户有电视,父亲最珍贵的国庆“伙伴”,是一台半导体收音机。每年国庆前,他会提前把收音机擦得锃亮,电池也换成新的,就盼着听天安门广场的阅兵式。国庆当天,父亲会少种半亩地,带着收音机坐在田埂上,身边围着几个同样想听的乡亲。当收音机里传来“分列式开始”的指令,整齐的脚步声、轰鸣的军乐透过滋滋的电流声传来时,父亲会不自觉地坐直身子,手指在膝盖上跟着节奏轻敲。他总说,1984年的国庆最难忘,听到广播里说女兵方阵走过天安门,他和乡亲们激动得忘了抽烟,忘了说话。那天傍晚,生产队给干活最勤恳的人发奖品,父亲捧着这只搪瓷缸回了家,缸身的红字在油灯下亮得晃眼,他摸了又摸:“这是咱农民的国庆光荣。”后来,家里有了电视,父亲还是爱用这只缸喝水,直到现在,缸沿的磕碰处还留着他的指痕,我每次看见,就像看到他坐在田埂上听广播的模样,心里暖烘烘的,又带着一丝怅然。

我的国庆节,是带着思念的“红色传承”。如今的国庆,有了更多样的打开方式,却始终藏着和父亲一样的热忱,也藏着对他的牵挂。去年国庆,我本想带着父亲和刚上大学的女儿去北京,可父亲没能等到那一天。站在天安门广场上,看着五星红旗在晨光中冉冉升起,我忍不住想起父亲曾说“这辈子要是能去天安门看一次升旗就好了,看看广播里说的那些方阵”,眼眶瞬间通红。我拿着手机录像,镜头里的国旗、人群和远处的天安门,都成了想和父亲分享的记忆。在国家博物馆“复兴之路”展厅里,我指着当年的阅兵照片,轻声跟父亲“说”起他听广播时念叨的场景,仿佛他还在身边,静静听着。我也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女儿听,让她知道,她的爷爷曾在田埂上,为这抹红热血沸腾过。

女儿的国庆节,是校园里的“红色担当”。今年刚上大学的女儿,把国庆过出了不一样的意义,也悄悄延续着她爷爷的那份热爱。国庆前一周,她就报名参加了学校组织的“红色宣讲团”,利用课余时间查阅资料、撰写文稿,特意选了“乡村振兴里的红色足迹”主题,准备给社区的老人们讲述。国庆当天,女儿穿着整洁的校服,胸前别着小小的国旗徽章,和宣讲团的同学们一起走进社区。她站在老人们中间,讲起她爷爷那代农民听国庆广播的故事,讲到她爷爷捧着搪瓷缸的模样时,老人们忍不住鼓掌,有位老人还说:“俺当年也和你爷爷一样,在田埂上听广播!”下午,女儿又去了学校的国庆主题展览,作为志愿者引导游客,给大家讲解农村变化里的国庆记忆。傍晚,女儿给我打视频电话,背景是校园里挂满的五星红旗,她兴奋地说:“今天讲爷爷的故事时,我突然明白您说的‘红色传承’是什么意思了,也懂了爷爷当年听广播时的激动——这抹红,不管在田埂还是校园,都一样有力量。”视频里的她,脸上带着汗水,眼里却闪着光,那光芒里,有她爷爷的影子,也有我们一家三代人不变的热爱。

三代人的国庆节,时光在变,亲人虽有离别,却始终不变的是那抹红色的信仰与热爱。从父亲的搪瓷缸到女儿的校园宣讲,从田埂上的广播到博物馆里的思念,十月的红,映在父亲的旧时光里,落在我的脚步下,更成了女儿肩头的担当。它是跨越时空的传承,是刻在血脉里的家国情怀,更是每个十月里,最温暖、最明亮的底色。愿这抹红,永远飘扬在我们的记忆里,也永远照亮父亲曾期盼的、我们正在前行的路。



## 生活随笔

## 忆中秋

文/高雁萍

人到了一定岁数,是不是都像我这样,越来越喜欢怀旧。比如这天,上月圆、人间团圆的中秋节,无论市场上的月饼有多琳琅满目,却总放不下对一块童年月饼的思念。

小时候,节日到来之前,家乡人几乎都要用平日里积攒下的白面、油和糖,以小火慢功夫,烙制出一大坛纯手工月饼,自己吃,送亲友,让十五的月亮因月饼而更有情趣,也更温暖。

小孩儿爱吃盼望已久的月饼,更喜欢传统节日的热闹和喜庆,都希望中秋这一天,月亮能早点儿出来,好摆供品。老天也似乎很懂人情,极少有“八月十五云遮月”的情形出现。每每皓月当空,屋檐下早已摆好的桌子上,瞬间被堆满。一个圆而大的月光饼,一个切成花篮儿状的大西瓜,周围簇拥着苹果、石榴、橘子、葡萄等各色水果,还有平常根本见不到的翻毛月饼和提浆月饼,堪称丰盛。因为数量少,这两种稀罕的月饼在供月结束后,会和大月光饼一样,由全家人分而食之;人人有份,寓意团团圆圆。

我家原先有过一架白葡萄藤,每年结得不多,但成熟度好,含糖量也高,摘一颗入口,汁水丰盈,皮薄耐品,还带有阳光和月光的味道。葡萄架上最大的那一串,每年总是先用来供月亮和兔爷,然后才轮到我们姐弟几个分享。供月不仅有仪式感,更承载着人们对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的期盼。

月亮天天看,唯独中秋节看得格外认真、郑重。大人们说,月亮上有广寒宫,里面住着嫦娥和她的玉兔。我姥姥总喜欢指着月亮上的阴影给我们讲故事:“看见没?那儿有一棵桂树。在人间的吴刚因为犯了错,被玉皇大帝发配到月亮上,若他能把这棵桂树砍倒,就可以重返人间。”结果,吴刚砍了几千年,桂树依然枝繁叶茂,他自己却熬成了仙人,还用桂花酿出天上第一等美酒。我上中学时学到“问讯吴刚何所有,吴刚捧出桂花酒”的诗句时,才第一次把月亮和神话故事结合在一起。也几乎是同一时期,我爸去广西出差买回的一瓶桂花酒,成了那年中秋饭桌上的最大亮点。

时至今日,为着一份节日情怀,抑或是为着文化的传承与延续,我八十多岁的老妈,每年依然坚持用电饼铛,按三油三糖的传统配比,烙制上面画有桂树和兔子的月光饼。也依然供月,只是平房大院早已换成了单元楼房。八月十五月明夜,阳台的案几上,宛如一轮圆月的大月光饼散发着甜香,在百果的包围中,站立的兔子正用两只前爪抱着一根玉杵做捣药状。至于那药有何用处,我姥姥当年说不清楚,我也无法解释给我两周岁的小外孙听。也许,这正是神话的魅力所在。

又是一年中秋至,天上月亮圆,地上人团圆。身处这样的太平盛世,谁还会不热爱生活的理由呢?

## 一寸芳草

## 望月

文/李志杰

一轮圆月  
似中秋深情的眸  
我爬到平房顶上  
月光轻抚我的脸庞

夜,带着月的体温  
丝丝清凉  
千年万年  
在星空孤独地旅行

月,带着夜的深邃  
苍苍茫茫  
恰似我当年远离家乡  
驻守遥远的塞北边防

那年的中秋之夜  
我爬上营房后的山岗  
把对家乡的思念  
与圆月述说衷肠

然后,紧紧握着手中的钢枪  
退伍之后的每个中秋  
我都将圆月深情地凝望  
清辉润泽的明镜  
映照我的青春  
与最美好的年华  
当我重新收拾行囊  
前行的步伐充满力量

风铃版投稿邮箱  
lybdx1862@163.com